

卷之五

鳳洲華記序



日月星辰天之文也山嶽江河地之文

也粹靈鍾秀經緯教化而人文作焉故

詩也序賦也贊述也尺牘也詩誇也傳

記也名雖不同莫非文也 明興海內

之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燦焉人莫不

自以為卞玉隋珠也予客歲館於山中

值暇肆閱今之作者類祖六朝之綺靡
相沿宋元之卑弱逐影追聲鑿空附麗
瞽行而矚聽者天下皆是也悲哉斯道
其蕪矣予深病焉弘己間李何二氏崛
起振之卓立千古橫制頽波一洗陋習
天下翕然自是而下窳々絕響嗚呼斯
文未喪命世肇興我吳鳳洲王先生應

運而挺生矣先生累世縉紳軒冕相繼
踰冠登庸名滿天下與濟上李于鱗先
生交皆以文鳴海內時望如鱗羽之亂
鳶也予傾心向慕者已數年茲寓婁江
先生之姪孫少川子與予有姻親之誼
出先生所著筆記若干卷示予作而嘆
曰美哉洋洋乎其詩渾以厚其文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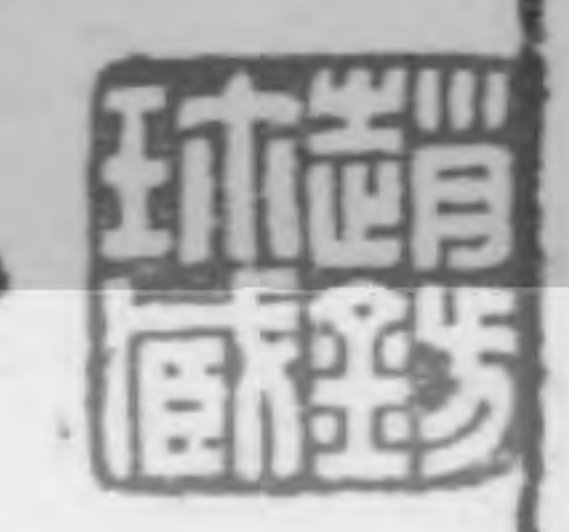
蔚其尺牘逸而古其詩誇覈而詳其記
傳博而實諷之而澗、有餘音咀之而悠
、有餘味煙雲樹逸不足為其態水流
花暎不足為其情秋蟾銀漢不足為其
格絲竹管絃不足為其調奔車驟馬不
足為其勇路馘豕籀不足為其古若太
羹陳鼎美而日旨若玄酒在卮澹而且
醇若祥雲無心而顯象若天籟自然而
成聲若浩海之波湛然淵然望之無涯
測之無際洪濤蕩白日巨浪啣青山奇
觀偉狀千萬畢獻官其逸足駸、方將
搏扶搖而凌太虛獵遺風而駕蓬島吾
見其進未見其止豈惟排終拉賈為讞
超陳而已少陵氏沒千餘年李何廓而

未化天其屬之先生乎先生凡所著詩
歌賦序說問策贊碑誌表疏不可勝紀
然愚也不能盡見以此集編成二十四
卷列于左以公天下俾後之學者其景
之亦何必藏名山而納石室也

隆慶己巳春王邑月十日江夏黃美中
子克甫序



鳳洲筆記總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詩集一

詩集二

卷之三

卷之四

文集一

文集二

卷之五

卷之六

文集三

文集四

卷之七

卷之八

尺牘一

尺牘二

卷之九

明詩評一

卷之十一

明詩評二

卷之十三

名卿續紀一

卷之十五

名卿續紀三

卷之十七

安南傳一

卷之十九

雜編一

卷之二十一

雜編三

卷之二十三

雜編五

卷之十

明詩評二

卷之十二

明詩評四

卷之十四

名卿續紀二

卷之十六

名卿續紀四

卷之十八

安南傳二

卷之二十

雜編二

卷之二十二

雜編四

卷之二十四

雜編六

鳳洲筆記總目錄終

鳳洲筆記詩目錄

卷一

元日早朝

燕都

春雪

贈謝山人二首

初戢省中西亭二首
贈湯令子重二首

送近村翁南歸

賦得料絲燈

賦得紗燈

聞警二首

答承伯新喻二首
征西將軍行

春日于鱗小飲
春日有懷伯承

送郭太守理黃州

懷伯承因荅于鱗

送張會稽擢侍御

送竹隅考績還守

送嚴整之天台丞

入臨皇太子

題婁東卷

送盧苑署致仕

初入理園土三首

玩小池金魚

乍雨

得家君楚中信

謬以

吏散

園扉篇

遊白雲樓

雨後登白雲樓

植桃辭

齋日東汝欽博士

讀徐昌穀詩

酒與于鱗賦

翫魚辭

分賦得李獻吉

刁斗篇

久旱微雨復霽

荅叔夜郡守

聞周將軍物故二首
答李汝敬

謝王丈比部

苦旱歌

送何進士謫樂平

送彭進士謫江右

顧仲巖荊州監稅

白鄉行贈貞夫

卷二

崔都尉山莊分韻

遊成國山莊

謝故省諸丈人四首

送袁大禮使南都

陳刑部出守彰德

送王亮燾下第歸

壽陳主事母

索履善比部決獄

李郎中席上分韻

朱希暘之闕察幕

西山候于鱗不至

西山道中二首

送劉戶部權引塩

贈陸丈人

送譚鴻臚歸里

寄袁履善

省直晨起即事

送李郎中守東昌

目録
荅梁翁宏

送陳子之司訓

申別李太守

張祠部視廣東學

濮陽李明府二首

陳僉憲三赴江西

祈雪齋居

送張子訓導臨江

贈汪生遊遼左

送吳臚鴻之淮陽

送家兄任分宜

臥病雪中

壽寧侯故第歌

聞命後作

對花憶弟作

品酒十五絕

鳳洲筆記詩目錄終

鳳洲筆記卷之一

東吳鳳洲王世貞著

海虞文臺黃羨中校

姪孫少川王綬集

詩一

元日早朝

春城玉漏聽更殘
列炬初分豹尾班
宮闕香浮吹淡蕩
液池冰合鎖潺湲
玄儀未展含元殿
獻壽遙傳萬歲山
敢道去天身尺五
從臣猶自望

龍顏

燕都

燕都正月春意晚飛雪撲人寒可憐即恐轉輸
迷遠塞故勞稱頌入新年不禁山館虛高別
向侯家照舞筵此日梁園長作客吳闔青草弄
和烟

春雪

詎衛春如海長令雪作花霏霏向日薄脉脉背
風斜色借瑤臺月晴迴禁苑鴉誰將道途意不

使綺羅遮

贈謝山人山人特館京山都尉

安石達生者翩然辭故園長楊近有賦小草竟
誰言雪暗平津閣花迷處士源相過具題鳳虛
爾駐高軒

逆旅誰相藉風塵此寄形暫依中禁鬻不作五
侯鯖下里傳春雪高天動客星平生厭冠蓋對
爾眼能青

初戢省中西亭

仲長慕清曠潘岳賦閒居吾亦聞斯語疇能返
故廬得閑聊假息隨意試抽書公署長如此金
門大隱餘
固愛春陰好兼愁秋雨聲以茲無所植獨坐有
餘清岸幘浮雲度攤書落照明避人吾已足何
事更勞形

贈湯令子重

邸第攀荆日修途捧檄時姓名吾已熟容鬢爾
堪疑伏櫪何須問長鳴祇自奇上林虛有賦不

使漢庭知

彭澤古達者簿書安可羈逢人羞作吏竟日坐
談詩春暖花源寂雲深藥逕遲聖明珠可戀未
有去來辭

送近村翁南歸同年劉戶部舅

長安二月芳草新飛雪飛花媚送輪別路雲山
能近眼應門童稚解迎人行春更理山中屐漉
酒時憑江上巾賴爾司農賢似舅不妨遙識有
冰神

鳳洲筆談卷之一
三十一
十六夜賦得料絲燈

靈象來西域奇麗薦南滇
鮫絲冰淚滴蛤粉夜
光懸映彩疑花笑切翼類蟬
聯薄雲全帶月澄
流微澹烟欲奉咸陽殿先近五侯筵

又賦得紗燈

誰剪紗爲葉翻憐玉作枝
霜輕織女製星散影
娥池流黃動金綴分紅入翠
卮燦爛欺螢燿霏
薄勝蛛絲還同瑟瑟幕不掩麗娟姿

聞警

春雪經寒草未長北風吹日晝
蒼黃羽書實報
臨三輔貂綺虛傳出尚方
愁見材官屯灞上喜
聞飛將下漁陽請纓投筆憑誰寄
老婦孤兒更可傷

黃雲白草漢關頭豺虎荒村總百憂
永夜茅堂看斗柄中天畫角起邊愁
龍驤候月三千騎鴈塞橫空百二州
最是聖明惟薄伐玉門何地育封侯

答伯承新喻

柳條今已綠不忍記離羣遠道逢投札空齋疑
對君夢將池草得心以澤蘭薰露白金臺月山
青玉笥雲母深簿書意期爾細論文
李侯有仙骨強爾加塵顏名在公卿外身猶簿
尉間開簾臥白日推案得青山公事多饒暇新
詩能往還獨餘離群意相望涕潺湲

征西將軍行

坐客有談周征西在大同事者因賦

之

征西將軍老益壯金城北門寄鎖鑰猿臂猶開
三石弓燕領中藏萬人畧廉頗善飯何奮迅馬
援據鞍能矍鑠有時徒步問麾下親撫痍傷洗
湯藥高秋擐甲候烽火靜夜籌沙坐鈴閣遙聞
大漢獵天驕便鑿凶門按六韜家家乘月收乾
舖處處連星礪寶刀願得將軍畫麟閣誓言身
命等鴻毛橫行要伸龍沙淨獨立能令鴈塞高
由來壯士矜才氣耻學低眉事文吏兒女俱能
道顏色公卿不見通名字白首常懷馬革心青

山羞作菟裘計天子臨軒總第功
賦詩談檄盡
英雄誰更封侯兼拜相李蔡為人在下中

春日過李三于鱗小飲

乘興款柴扉相逢騎馬歸待予初下榻對爾欲
忘機好客語中至情人書後稀悠然念離合徒
倚度斜暉

春日同李三比部有懷伯承明府

佳日試春酒停觴南望頻偶因文似者偏及意
中人入夜青萍合連雲碧樹新空為可憐語天

際竟誰陳

送郭太守還理黃州

此地古黃州青山兼臥游使君饒郡事公暇即
登樓湘筠翠堪把霜菊晚將抽重以股肱寄還
因保障畱車旋赤壁渚花發木蘭洲應有兒童
約重迎郭細侯

有懷伯承因答于鱗

自聞仙令去春雪下江關予以友生感君其伯
仲間援琴對素月流思共高山賴有投珠意索

居時解顏

答贈于鱗

歷下多奇士夫君無忝之身如李白後書是伏
生遺調古名將落思深已亦疑殷勤重嘸借吾
更愛吾詩

送張會稽擢南侍御

名已聞天上恩猶在越中我看循吏傳君有漢
時風共惜朝陽鳳將乘白下驄欲知別後語封
事在離宮

送竹隅先生考績還守濱

治行推高第風流啓後思暫依河內借還動席
前知曉雨迎車潤春雲出郭遲璽書懸日待莫
唱渭城詩

亦知去不乂爲別自成悲更以簿書契毋忘兒
稚期草色晚初綠棠陰春故滋重來見明主好
誦王生辭

荆龔渤海語

送嚴整之天台丞

聞道天台路花深似武陵君當簿書暇乘興獨

攀登綠幙雲邊度高窓泉外憑清秋蜃海出薄
暮虹梁升並以風塵寄還私吏隱稱焚香披夜
牘行部閱春塍要使人呼父母今予負丞臨岐
別有貺托意在壺冰

入臨

皇太子

薊北逢春盡千門積雪多忽聞俱痛哭竟已接
謳歌月隱中峯嶽星摧幼海波猶勝誦金玦天
上意如何

題婁東卷

員外郭惟清其先婁人也以徙豪至
都下李生為繪婁東山水圖志別號

云

我昔婁水曲結茆生事微秋雲挂江樹朝日滿
荆扉歲晚觀穫罷田家招飲歸偶為鷗鳥忌虛
惜鱸魚肥見爾談鄉故聞音疑是非綸竿未能
把相對欲沾衣

送盧苑署致仕

執戟已歲晚挂冠猶早特聊攀小山桂無意上
林枝閒身偏日月濯足愛漣漪來去邯鄲道今
予動遠思

初入理園土

日予事鉛塹握志在皇羲泣車豈不深化理一
何卑咎繇固賢聖毋乃遜后夔人情如趨濕盛
時能豫衰更以秩守寄身為獄吏師悠悠互朝
暮戚戚此園狴

園狴何崔嵬貫矐麗幽方當晝日返冥踰春草
不芳糾糾禦呵怒離離纍訊傷下當邇重泉上
永隔天闔誰悉逝矣故更悲來者長

庭前有高樹好鳥相因依固以效和鳴鳴聲一
何悲疑歌復疑訴流調更流悽此鳥寧有異聽
懷多是非

玩小池金魚

寂爾空庭步悠然春事新倒池明綠樹驚藻愛
朱鱗聚沫疑窺食穿深欲避人祇言消永晝濠
上竟誰真

乍雨

細雨留高樹輕寒過小池劇憐初夏節却似早
秋時披荇魚知樂憑軒鳥暗窺蕭疎故園思徐
步欲何之

得家若楚中信

不見衡陽鴈新年入夏初忽逢江上信疑是夢
中書楚甸春衣薄燕山夜枕虛白雲猶在眼疑
望意何如

謬以

謬以踈懶質置身喧寂間雖無漢官貴聊跡盖
公閒水攸風驚柝清朝雨閉關悵然成小立天
際度飛鷗

吏散

吏散寂無事一尊期自舒誰當知已席幸有古
人書楚頌頻將展湘纍恨有餘悽焉念此地今
古未全虛

園扉篇

園扉鐵裹高入雲九關虎豹威狺狺身過白晝

全疑夜歲盡三時不見春幕幕幽燈偏照眼悽
淒寒析解凌人當烹舊是稱孤者入甕元稱上
座賓憶昔王侯競豪富倒執干將私雨露朝開
客館麗平津夕向君門乞武庫金谷遙肩北海
寬銅山已作磐石固當時近前左右嗔今日還
愁吏卒怒更憶長安俠少年貂裘駿馬紫絲鞭
生憎郭解不飲酒長笑朱家無一錢拔劍殺人
都市內探丸走馬灞陵邊平生意氣甘如此捨
地低眉劇可憐別有書生初得志頭顱如舊顏
色異舉筆那言一路哭積鏹虛爲萬年計攀龍
共怯主父口乳虎難探窞成意失路風雲不自
知他門烏雀重堪悲黃金誰鑄代身台白壁何
酬續命絲始知貧賤得安栖始知富貴倚危機
楊雄投閣厭寂寞莊陵釣臺無是非但今行步
能回首不教人世恨園扉

何叔皮丈素履善兄同游白雲樓

共以區中感而逢物外觀一尊慰寂寞雙屐任
盤桓雨色沾衣潤山光入座寒因歌仲宣賦流

盼舊江干

雨後登白雲樓

乘暇獨登樓捲簾清遠眸無堪望中意翻益醉
餘愁雲合山常暝烟輕雨乍收行藏吾自識曲
枕信悠悠

植桃辭

幽狴兮闐寥植桃兮中庭忽爾屆兮朱夏枝離
披兮未榮窈窕兮靡言又宛轉兮若訴予以風
請對兮予臆臨風兮長太息托根兮天上爛霞

舒兮鬱相望碧露溥兮膏沐雕欄疏兮綺障盍
歸兮武溪綠澗兮廣畦清泉流兮自漑垂楊並
兮蔭之植爾兮非處審靚質兮薄土大鈞兮何
物亦奚恫兮老圃千歲兮爲期聊逍遙兮窓之
下

齋日柬汝欽博士

晝餘公事簡獨坐候斜陽偶却琴書擾特聞花
草香清齋予不厭別思爾俱長後夜知誰醉惟
言恨太常

讀徐昌穀詩

伊昔吳都彥飛翰藻思披粉白施黛綠木難與
 火齊豈乏妖麗觀適志良以稀奕奕昌穀生中
 道起其微大曆固所友建安乃吾師青天盪曾
 表白日行鬚眉秋鳶搏羊角夏雨結虹霓泠泠
 松泉響濯濯芙蓉姿當其所得意直與作者期
 為郎咲寂寞短年悲奄遺匪但一世隘終焉造
 化疑貞世鄉之人辨香風所私廣陵悵云絕水
 山欣自知要今千歲後更奏金蘭辭

我有一壺酒與千鱗賦

我有一壺酒與君醉花下東風日夜至群芳無
 停吐高歌蕩浮雲白日光起舞陶然中心悅忽
 往在千古匪以藉世羸他人安能取

翫魚辭

中庭兮尋屐甃甃兮為池修鱗兮下上朱華兮
 參差綠蘋波兮乍驚矚繁英風兮照歷亂下上
 兮早列叅差兮霞絢容何為兮頰好郁意何為
 兮圍未舒聊鼓沫兮就人悅若怯兮潛於虛予

懷之惻愴兮未敢言烟相對兮並茫然滄波兮
萬頃目斷兮誰傳期振袂兮清冷何升斗之足
憐

分賦得李獻吉

獻吉振頽流冥志契大雅縱毫發真籟推質勝
時冶傲晚微所諧棲遲衡門下更以懷璧愆匪
直和對寡高詠良自懽清商被中野當時冠蓋
子誰復長年者

刁斗篇

匈奴鐵騎蕩妖氛大漢金城上屬雲西域已填
張博望歸來轉隸霍將軍將軍令嚴鼓聲急輟
門夜寒刁斗發朔列遙飛萬里霜淒清坐轉三
更月生平健兒好身手中夜聞之氣盈肘策馬
橫度祁連道彎弓射得單于首塞徼惟言奏凱
歌邊聲何事傳刁斗城南少婦爵金香織却流
黃不下堂願得憑風試吹去要知此聲能斷腸

久旱微雨復霽

初熟乍減陰霏霏喜劇便拚呼醉歸千峯忽展

雨脚瘦雙耳暫停雷信稀碧樹五陵愁氣色紅
塵九陌故翻飛踈簾小簾渾何恨遮莫田家秋
事微

答叔夜郡守

叔夜向多病而甚愛予詩

憶昔時相過猶疑愛獨偏淒涼鼓瑟意消渴著
書年汝去東萊守予看循吏篇何當慰尺素吟
對重茫然

聞周將軍物故

絕塞猶胡騎中原失虎丘空餘褁革志無復據

鞍身動地千門哭悲風萬馬塵將星知未隕

天子重推輪

沙海長城斷單于秋意深轉愁新將令難識舊
軍心亦羽時傳警黃金不可尋馮唐撫髀對今
古淚沾襟

李汝敬携具夜坐談詩因約予贈

北客爾為佳風神似李諧時能載酒過屢識問
竒懷短燭頻催起清尊幸未涯相看采蘭佩岐
路莫令垂

王丈比部携酒過且談土官之勝謝之
吾宗丈人行公暇重相過日暮行杯數春深
鳥歌涼欺河朔會清比竹林多忽語王官勝如
予鄉思何

苦旱歌

君不見歲已在酉魃為虐五月飄塵若飛雪農
家兒女竊愁歎輓轡殷殷夜不絕原草新疑野
火燒江田已作十字裂我欲伸眉向誰說東南
轉漕匱奔送西北軍聲尚瀕洞都下共望桑林

禱宮中但稱神君重陰雲油油昨東至遠近懽
呼聲動地惡風忽從雲際起頃刻蕩散歸天意
青袍皂帶者何事中夜不眠坐待旦三星在空
月爛爛偶思東海亦可憐一婦橫死枯三年京
師賞罰未足筭李斯痛哭咸陽之市邊

送何進士謫樂平

彭蠡涵天濶星槎使日過驕花引征旆啼鳥韻
鳴珂逐客重經此孤篷去若何春遊倘相念芳
意未蹉跎

何遜知名日平原入洛年詔分三楚地人盡百
蠻天奉使虛無狀卑棲實共憐行行未爲別宣
室鬼神懸

送彭進士謫江右

何處滕王閣遙維八月舫雨飛南浦綠雲入大
江青恨遠憑春樹占程問客星待君重有賦慎
莫恨飄零

送顧仲巖監荊州稅

仙郎玉節下燕臺直向荆門萬里開賈舶春隨

巴雪下塞鴻秋共嶽雲迴南川齒華催頻貢少
府緡錢出未裁此去不須愁蕙苒相期還有濟
川才

贈白卿貞夫先生行

君不見南宮白卿少年日朱衣綠鬢誰不羨宰
相倒屣動顏色天子覽書賜清燕片語能傾洛
陽紙四海願識荊州面此時爾遷太子師翻云
白卿爾不宜賈生禮樂絳灌咲用者何人弃者
誰驂騑躡影雷掣逝小蹶霜啼未爲累十年重

見玄都花萬里自拭青衫淚同儕緩步登廟廊
顧爾尚作尚書郎眉間隱隱負奇氣曾際特時
吐赤光牙籌握筭紛縱橫此物豈足嬰白卿朝
回散髮謝賓客墨華染練龍文生請看羽檄無
日無我軍待哺骨立膚不恤當國殤但恨顛道
途司農裕邊有至計一詩之任寧足圖君不見
莫家元功十八誰一餽饌乃重蕭相國吁嗟白
卿爾無忽

鳳洲筆記卷之一終

鳳洲筆記卷之二

海虞文臺黃美中校

詩二

夏日同僚友遊崔都尉山莊分韻

別館橫臨鄠杜邊偶逢三伏勝遊偏夾堤楊柳
涼全得出水芙蓉渠曉故鮮北極雲霞供檻外西
山風雨落尊前誰家暗度秦臺引回首朱門月
可憐

游成國山莊有作

侯家池館勝平津別起金溝接露岑低水千花
爭掩映拂雲雙樹變晴陰山縈落照催歸騎竹
韻流風愛解襟除逕更須憑蔣翊勝遊還許重
追尋

奉謝故省諸丈人兼志鄙懷

昔侍龍門日憐予齒最早暮雲停握醕秋雨聽
彈碁攀附追先選風流並我師不堪今咫尺相
望即天涯
棘省趨陪後雲曹試政時人方歎留滯予獨念

分離夢憶論心遠愁增識面遲何因頻把慰梁
月見新詩

憶爾新亭畔吟懷鎮日開落花風後逕芳草雨
中杯勝事綠何短臨岐首重迴未須論室邇乘
興或能來

憶爾邛筒酒從來蜀客船開尊競取醉促席解
忘年予亦頻中聖人疑是謫仙只今雲省夜茶
椀對孤眠

送索大禮部使南都給夷賞

鳳洲筆記卷之二
群方玉帛趨廷日少府緡錢給賜時窮島遠看
司馬檄故都重識漢官儀飄颻劍鳥花間發荏
苒旌旗日下垂為別謾嗟瓊樹遠相思應入錦
囊辭

金陵北枕大江隈使者樓舫天際開星氣夜浮
龍虎宅濤聲秋撼鳳凰臺故園黃菊叢叢發別
路清尊處處催強欲從君渾未得越吟搔首重
徘徊

送陳二刑部出守彰德

自愛陳家好弟昆季方才調更無倫舊看水槩
能持法新着金緋穩稱身鄴水樓臺橫繞晉太
行關樹遠浮奈登臨會有褰帷思河上風流見
古人

送土亭燾下第歸

隴雲栖鳳闕寒色近貂裘以我未能去逢君不
可留亂砧淮浦夜孤戍薊門秋為有幽芳在何
須歎薄遊

壽陳主事母

鴻瑟無愁斷熊丸更可喜寧知歲寒意能發艷
陽華玉貌姑山雪宮衣碧海霞天書早晚至應
問省郎槎

送索履善比部決獄畿郡便道歸吳

汝從秋日發

皇都直指能裁八郡符車馬清霜行朔甸樓船
新水下東吳寧親古有于公第與客初嘗張翰
鱸最是同心那在眼天涯尊酒壯懷孤

十五夜無月同于鱗茂秦于李郎中

席上分韻得鍾字

八月銀河秋正中漫從天外憶秋容主人燒燭
能留興詞客啣杯惜未逢仙掌夜凝清露少
玉簫寒度禁烟重長歌正擬浮雲薄城上高樓
催曙鍾

送朱希暘之閩察幕

使君衣繡近翩翩獨客臨岐思惘然御水寒星
木蘭棹錦城春雨荔枝天南中節候逢人異幕
下風流此地傳若過東山應問訊漢家能記中

興年

西山道中候于鱗不至

并駕登崇椒迴眸注遙鞅山谷日蒼蒼寒蟬起
悲響脩途浩無端征車迤來往觀此塵中士胡
然殫余想聊失在須臾浩如隔雲壤意子或見
遲踟躕兩相嚮

西山道中有感

驅馬度潺湲聲從亂葉間高秋出遠戍落日滿
諸山寢殿金爲室長城玉作關垂衣先帝業回

首愧朝班

曉行西山從間道發即景有作

中逵暫改轍高眺對蒼然曉徑松花合秋林楓
葉鮮穿蹄出穴兔溥皆護巢鳶隱隱聞笳鼓無
何薊北天

送劉戶部之南都權引塩

再徙司農秩仍分使者衣秋深榭葉冷江濶錦
帆飛日夜軍聲急東南地力微漢家塩鐵議待
爾叩宸扉

贈陸丈人

逢君衢路間憔悴車馬姿斗酒相慰勞拂拭故
冠衣長跪問舊鄉掩涕不自支催徵多異政廬
井無新炊昔爲州郡佐投効強言歸今者一老
翁縣官吏相欺弱息苦不任白首願多違誰云
田家樂翻今仕路嗤彭澤者何人當其歸去時
種秫以卒歲高枕咏皇羲我欲營菟裘太息不
成辭

送譚鴻臚請假歸里

華旭移仙伏青雲試錦衣寒江遠樹出秋色片
帆飛柱有留題處山多入畫歸塞予方物役爲
爾夢荆扉

寄索履善

君行向何處笳吹日邊城十月燕山雪江南春
草生篋橫雙劍氣砧發萬家聲會有張卿思何
須負弩迎

省直晨起即事

宿醒不終寐強起理梳沐稍稍就東窓依依動

微燠霜輕日色早風至篆烟促時唯鳥雀下餘
喧散庭木撫卷聊自欣萬事此已足

送李郎中守東昌

木葉離郊浦寒雲歛夕波使君從此別曹省意
如何郡邑春前望鄉山雪後過地稱微子國家
習武城歌露冕野花發訟庭芳草多高樓出岱
嶽新堞繞黃河日月饒迎送風塵寄撫摩南艘
罷轉粟北壘暗橫戈此地當喉領誰人切痛痾
還深保釐惠二載聽鳴珂

答梁翁宏

梁鴻丈人行垂老吳江邊壁立有千卷囊空無
一錢頻予夢顏色忽爾寄詩篇何日闔門樹還
維載酒船

送陳子之司訓

昔以帝鄉貴勞爲多士師臺堪望仙馭山亦號
峨眉有酒能投轄談詩會解頤時因過叔寶冰
玉念風姿

李太守行予偶阻不得送追此申別

五馬出城西衣冠祖道齊同心不相送握手重
難堪霜勁傳冰合雲寒落日低何時建章里對
酒聽晨雞

送張祠部出視廣東學

節弭三江旌分五領邊到家逢臈盡行部及
春前姓字山叅識文章海鱷傳珠明合浦夜花
發鬱林天匡鼎多談業文翁會啓賢羈棲漸我
少噓拂羨君先問月曾中聖臨流共解玄

濮陽李明府自新喻再寄詩茲以

覲事駐城外屬時禁方嚴不得出視

悵然有懷

萬里君南去新詩得共誇如何近

帝里轉似隔天涯霜白楓難改雲黃日易斜還
期載春酒同醉洛陽花

曉露沾鳧鳥寒星識鴈臣君行濮上路予憶郢
中人爲別方憐聚難逢祇更親春明芳草色能
難復故年新

送陳僉憲三赴江西

使君十載內青蓋何雍容還維彭蠡楫更上匡廬峯山氣晚逾峻湖光春自濃惟應稚子語竹馬舊相從

以鄉猶契濶 帝甲盡平生過尔懸榻下當予倒履迎寒婦五陵樹春發九江城此際應難別翻悲相見情

中朝下星從南紀動霜旌日月遲容鬢山川熟姓名揚舫御空濶攬轡憶澄清紫氣連滕閣遙占賦已成

祈雪齋居次峻伯韻

畫省齋居坐掩門烹葵看竹謝塵氛仙郎曲調裁春雪漢帝祠壇禮白雲城靜苑鍾空外度夜寒宮漏夢中分無才未擬豐年頌欲報瓊瑶已愧

送張子訓導臨江

客有南州彥棲遲劇可憐一官新白髮十載舊青毡朔霧濃行色春風入暮年劍光何處發玉筍倚南天

贈汪生遊遼左

出志羞彈鋏生涯尚曳裾帝城不可住邊塞復何如
古戍霜侵早交河月滿初胡笳吹又急容易髭毛踈

贈吳鴻盧奉使淮揚便道歸吳

侍臣持節下螭頭罷直承明賦壯遊玉漏秋風
辭帝里錦帆春月過揚州新烟遠簇鳴珂巷返照
迴驕綠綺洲此日相如誇負弩肯憐玉粲獨登樓

代張侍從送家兄佐邑分宜

十載之前我識君當時意氣不可聞銜杯夜落
鍾山月拂劔晴看建業雲所期洛下同推轂誰道
天邊獨離群我攀白日游紫庭君方奮翼自南征
長安一見復傾倒令我鬱悒思平生摩挲共嗟顏色
改伏櫪看君壯心在百里須傳竒事業一官何處
無光彩分宜山色舊宜春君去春風應更新閑來
莫斷江魚信海內看幾故人臥病雪中送家兄之
任分宜因賦得二

首

卧病難輕別那堪雪未闌連枝晴結淚夢草夜
分寒故國魚梁斷中天鴈影殘河陽春意早莫
恨路行難

秀水連江曲青山對郭斜地偏惟擾鶴庭靜半
棲鴉錦暗靈仙路春園上相家他鄉元自好吏
隱莫虛嗟

壽寧侯故第歌

誰家甲第橫道周路人齊指壽寧侯空餘檠戟

連雲暗不見軒車學水流叩馬何門一老隸少
小能言壽寧事貂珥那傳就日功椒房已挾薰
天勢當年兄弟同禁直白馬前傳黃金勒緩帶
蟠螭韎鞞裝輕衫蹙鳳水絲織

天子宮中縱歡笑五侯門外看顏色有時日晡
復召宴龍鎖東華歸不得銅山半壓蜀天低金
穴偏承潢露滋不啓平津延客館却求安樂定
昆池初來後厠渾疑錯乍入危樓便欲迷隱隱
流蘇春自住沉沉屈戌夜何其徧奪良家教歌

鳳樓詩卷之三
舞中通水巷擬宮帷申來反覆在須臾

聞命後作

病驚除日到滄洲懶愧微名入帝州一物轉勞
天地德餘生不傍古今愁徵車罷後殘黃犢退
艤停時穩白鷗但語世情吾任老即妨身計
何求

對花憶舍弟作

恒時泉石聊孤賞此際園林懶獨誇有信轉憑
鴻鴈翼開尊愁到棣棠花清朝出處依心事垂

老篇章惜歲華上苑只今春草發可能無夢到
天涯

品酒十五絕

桑落酒出關中名最古色白鮮旨殊甚
味宛轉舌端不窮以甘故不可多飲
銀餅初瀉玉生香風味由來絃索郎欲比美人
何所似太真柔膩出蘭湯

襄陵酒出平陽襄陵縣色黃白香醞而
所致者多過甘不堪醕獨趙兵巡齋兩

甌味極殊絕累白不厭以無其味故也
俱傳甘露布松稍滑玉芬飴處處調何似碧霄
真沆瀣無將一滴貯天瓢

羊羔酒出太原屬邑白色瑩澈如水清
美饒風味遠出襄陵之上小挾羶氣耳
清心玉映五銖衣不是朱顏有愠羝昨夜臯蘭
秋月下流蘇帳底見明妃

薊州薏苡仁酒周氏第一成氏次之近
得三屯營帥司所造當絕更勝蓋清冽

秀美有出色香味之表者

清芬一段出冰壺爲問天漿似也無莫怪死拋
新息印至今猶自勝明珠

秋露白出山東藩司甘而醲色白性熱
余絕喜不之臯司因有改造終不能佳
也惟 德府王親薛生者收蓮花露釀
之清芬特甚第不可多得也

涇水流沙尚未通銀槽空自泣秋紅薛家新樣
蓮花色自把清樽傍碧筒

章丘酒出濟南清味雋永自是名勝而人乃傳秋露何也謝少溪侍郎者佳

玉缸春色暖融融一點清泠便不同肯向邯鄲鬪穠艷自誇林下謝家風

金盤露出處州佳在南品之上亦以不為難耳

空傳仙掌擘青霄何似真珠瀉小槽白露白雲都不要溫柔鄉裏探春醪

高郵伍家皮酒能去風濕有絕佳者然

不可得多所得大抵亦病耳

甓湖酒綠如寒烟與君甕頭三日眠即使病風不忍卻况乃去病復延年

淮安酒有一種佳者曰苦蒿味近苦而列世人徃徃重其良可咲也

漕河兩岸碧欄杆瀉出春缸琥珀寒任道儂家勝崖蜜爭如橄欖有回甘

惠山泉酒淺碧綠色華氏徃徃有佳者味不在蕙苡下

誰將芳蘂點名泉不結陶家冷淡緣自是佳人
仙骨在一刀圭引上青天

內法酒出大璫造者亦佳但或甘或烈
似未得平令人熱及好渴不堪醉也

誰把秦刑試秫田醉來過日勝如年何人爲約
三章後一枕松風任意眠

金華酒色如金味甘而性純食之令人
懣懣即佳者十杯後舌底津流旖旎不
可耐余尤惡之

欲沾春釀解春愁爛熳華胥境裏游無柰平原
伴愁住令人長自憶青州

成都刺麻酒其法連糟置甕中中插一
蘆管使客逆吸之淺則加水至酒盡滿
甕皆水也味不能佳然往往令客至醉
盖眩於新奇耳

甕底嘈嘈泣淚紅吸來應喚小郾筒何如換取
蓮花柄千載風流更鄭公

麻姑酒出建章味多甘而穠郁爲主尤

在金華下

遠致一甌殊可憐怪來瑟縮空流涎麻姑自有
丹砂術欲作人間第幾泉

池州酒色深而味甘且釀土人極貴重
之余絕不喜飲

池州酒釀真如油重碧穠甘瀉不流故人要我
三日醉野夫自愛千金裘

鳳洲筆記卷之二

鳳洲筆記文目錄上

卷三

正七風議

壽瞿母太孺人六十序

送嚴生南還序

祭張西吳乃翁文

三樂圖賦

送朱生歸南太學序

送張懋玉之騰衝經歷序

送同年毛君之江陰令序

趙衰贊

任安贊

卷四

天寧寺佛塔放光記

游白雲觀記

丁戌雜編小叙

太倉州志序

戲作項羽與漢王戰書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贈陳先生書

戚武杙檣

闍寺小紀叙

名卿績紀叙

伯顏子申傳贊

葉希賢傳贊

鳳洲筆記文目錄上

鳳洲筆記卷之三

海虞文臺黃夷中校

文一

正士風議

大理卿試

生樸藪不識忌諱承嚴令使為正士風議未觀
旨所鄉敢據悃臆獻議為議曰帝王經理天下
之教具在於正士風其為物若至散漫無紀不
可為緩急恃而慄銳喜功之徒所輕置弗先者
然而治道之隆污乃卒囚之則是至散漫而至

要。緩急所恃以為固而不可無者也。在昔唐虞會盛明良，爰契德讓於朝，雍睦被野之時，非無士也。夫人而莫非士也。迨夏歷周，其漸摩培植，使醇心而向道，非一日矣。故雖衰季窮域，峻天游女，尚知守絜白勵貞一之節焉。豈惟士已哉。單國雄併，競勝諸侯，王知好士，特其名云。然簧鼓口舌，輕信挾竒，秦用狙詐，力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降，而與吏道伍。浸淫速漢，因沿未革，賈生痛哭太息，誠鮮虛語。抑先

民有言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特上貴之賤之也，士亦自貴自賤焉。是矣。愚猶以為未盡也。人孰不為其貴，而顧為其賤者，則是有以使之賤也。其所以使之賤者，則是在上而不在下也。探本計委，殆未可責之士也。今夫禮義廉耻人知尚已，然而未全有也。詭力諛威，人知鄙已，然而未全無也。至于今，名顯祿，人所共欲也。豪傑則不然，其為豪傑者，寡矣。上之人于其習俗，未渝之先，既未能辨鄙尚之機，預一之，而其所

嚮信為令顯者又在彼而不在此嗟乎嗟乎誰克自振拔哉方今

聖明攬斷官府惟貞間有一二未臻往昔愚不敢毛舉小者其大乃苞苴請托依憑城社俾追猶闢禮門微蕪柄在貂璫則士趨貂璫柄在樞幄則士趨樞幄柄在外教則士趨外教其前之所以風後者既不以為非而後之所以風于前者又加甚焉如此而奸爵如此而速化且世所捐至賢貴舉動式也或勢分相軋則因緣為間

箴惜大體或賄鼎染指則潰坊橫溢併其平生而失之介立獨行名之曰愚奔走乞哀譽之曰通是非倒植醒醉互指雖朗識未易析強力未易固也法者天子制之弗有人臣守之弗敢專也今除吏自丞尉以上承望風旨惟所厚善罔拘法矣任者不得守非任者乃得專官不必得人乃得必官又所便給供役字藝醫巫待詔者秩至上大夫揚揚與公卿伍是明道挾邪而陰為之相也抑又有恠中慘目却顧不忍言者

古刑不上大夫以示貴有禮耳今乃使獄吏抑
按之榜笞甚齊民頭搶地赤膚體褻觀聽泪摧
其氣何如也言者以不言而罪是已其究乃至
于不言豈一朝一夕哉勇敢在倡積威漸約此
于士風所損非渺小也古之時化天下之氓使
爲士而後之時驅天下之士使爲市氓嗚呼可
惜哉愚嚮欲探本計委在黻座細旃之上與一
二元老大臣端標定趨使士知軌則羔羊素絲
輕紕鄙膏示之以節伯升稽首讓于夔龍示之
以睦典銓惟篤其令不撓示之以公而又特鼓
舞激昂之作其氣使不折隆其意使不輕嗟夫
士孰不欲爲其貴者松柏之生匪扶自正榆柳
枳棘亦且熨裁就矩風于四海隆蹟可復不然
而欲以刑迫吾未見其正也

壽瞿母太孺人六十序

歲在甲辰 天子詔有司舉天下士而太史公
瞿先生師道以省元及第於是瞿先生之名顯
矣乙巳廟成天子廣聖孝俾庶僚有父母者得

封瞿元牛之母來就封也於是天下咸知瞿先生有太夫人云父之瞿先生以其官晉石室檢
纂中秘書_日餼大官珍膳法酒得以分奉遺太
夫人朝夕享之甚樂也今年春太夫人六十同
鄉諸君厚瞿先生者往觴賀焉太夫人治冠帔
其領意甚得同年王某齒最後例得執勞役爲
文告曰天欲生昌明博大之臣必啓所始也故
有賢子則有賢母導之天欲表貞一雍睦之操
弗使湮也故有賢母則有賢子顯之俾食其報

示勸也瞿先生世所謂賢者由且又官近待日
貴駸駸柄理者也茲其所發源漑本何屬耶抑
吾聞瞿先牛未用時徒以文苑故闕甲閭黨家
乃四壁立太夫人首無重珥身無鮮裾食不備
滫髓旨甘日夜勤儉督力作資瞿先生使無內
顧憂得以暇治經義蓋瞿先生用而太夫人亦
貴且顯矣於乎其賢母子之相成也若合左券
無爽也固天之定於瞿氏者耶太夫人年雖高
然而其容澤矣靜定不撓其神專矣素澹薄不

喜脂腴其質清矣而又加以適志無有抑鬱窮
困于撓焉吾雖非瞽史然舉是驗於嚮所謂天
道知其方隆享未艾也太夫人吾蘇之常熟人
也吾曩時一過常熟登虞山見其廣衍森茂廻
陰抱陽古檜拂水之勝窮秀瑰竒意其下必有
賢媛淑姬特十名卿者出焉乃今于太夫人毋
子得之不震不騫如岡如陵敬以是祝太夫人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瞿先生其尚自勉勵哉

送嚴生南還序

吾舉進士寓安福里巷頗隘而落落無曾偶暇
則思故鄉從南來人問訊之不得也曰吾妻
之母舅嚴先生自外入吾見大驚異起延坐僕
馬風塵憔悴呼酒勞問吾父母無恙昆季姻戚
迨鄉里長老無恙歲豐儉守令行事何若退則
問所以來故先生咲不答久之乃曰身有先人
敝廬瘠田頃許手率二子耕植足自給野人初
不知達官貴遊樂何所希覬第幼時聞長安若
天上今年且近五十而代耕織之子若婦長乃

買楫渡江走兩月而北訪子因得以窺見
帝都之盛冠蓋橫道相接身若忘為野人焉幸
甚幸甚雖然予則去予遠矣夫姑蘇之渙有敞
廬者田者予野人有也予將歸焉于是吾益驚
異先生其來也若決其去也若遺不以鄉土帶
其身又不以帝都之樂易鄉土也類有道人哉
嗟夫彼所見冠蓋橫道相接者皆有所為者也
夫惟有所為是以去留不在已其始也有不得
來有不得來迨今則不得去且又不得不去

嗟夫其名顯其位尊矣未有綽然如先生者可
耶于其行合同年同鄉之厚能詩者贈之詩而
吾又為文告曰先生徒行哉歸而過燕齊之墟
訪荆卿樂生遺跡知古待士與士風之感愧激
昂下徐沛問楚漢父老相恃事因以吊淮陰侯
又南渡金焦指鐵甕酌中泠泉望建業雲氣遵
吳闔閭之死而歸休焉廣耳目豁懷抱以誇于
鄉子弟則先生是行也既不為有為又不為無
所為者其以吾言何如

祭張西吳乃翁文

嗚維先生含和食貞鍾鼎苟秀清穎薦靈縱心
條暢劇慮玄冥言遵考磐肥遁為經覩世紛而
如脫混和德于不名乃有叔嗣羽儀飛升勒捷
文陣撈標黃庭昔握蘭臺之筆旋衍筭列之聲
豈伊不思將迎于京分飫大官備旨日榮胡彼
旻之弗吊乃遙計其忽驚方著而艾悼善曷憑
淚滿渝城無復太丘之社氛摧斗分知湮處士
之星嗚呼哀哉今子返駕遄赴征心摧怆朔日

慘兮助悲燕颯悽其噉嗚恨執手之何及念昔
別而痛憎嗚呼哀哉來緼歸寂棟華同傾謂困
則達用晦其明屯澤餘報流後始徵曷言居之
鬱鬱佳城曷言照之永永德銘其等綠跡驥尾
托契鯉庭未待斗嶽嗟誰典刑神輻綿邈執紼
淚零寓生芻以拜拜溯流風而致情

三樂園賦代兩山作

中丞舜澤公首教江右敷錫明賢赫著嘉譽既
得代繪已像固圖所從游者取孟氏三樂之旨

名焉余竊善其師執正托信宏也爲賦闡之乃
有姱俊之士兮鳧嶧薦其懿靈曰周司冠子鼻
祖兮蹈魯鄒之逸程各構飭其衛興兮陳卞琛
千廣廷帝用試之直指兮粲霜凜而夏零惟聖
文之沛化兮汝契汝功朝弭節于洪都兮夕秉
鐸于大江萍星燦之斗分兮髦衿鬱于此邦混
璵璣以砂礫兮使離朱辨而文奉別巖穴之好
修兮天衢馬乎麟鳳彼君子之塞淵兮衆舉舉
其趨方帝日予吉甫文武兮假鉞鎮乎雄疆劃

龍城而鑰之兮瀚波若而不揚允武績之旣勦
兮慨文敷之舊鄉撫繪史以自見兮碩人其臧
貌秋蟾之朗朗兮意春鳥之洋洋冠切雲之崔
嵬兮佩蘭芷之芬芳藹濟濟其庶吉兮續錯列
而執經煦若陶之太和兮悅若依之典刑鳴丹
青之外肖兮孰覩厥志曷言師之兮招彼孟氏
眇皇昊之一粟兮幸獨先此衆智森蠕蠢之億
紀兮似予身之足繫荷哲統之敦明兮勤恤其
繼性樂亦惟三兮終教育乎英才前翼千禩之

往兮後展萬禩之來匪修辭之過參兮亦揆志
之惟鬼也羗持行之翼翼兮化躬滌之皚皚也
位融顯而配道兮行晉貳乎駿猷考衷沃于我
后兮天牖啓而膏流道何畫乎隅鎮兮時雨沛
于神州雖氓格而回而兮意亦暢而胡尤粵夫
君之同志兮均言其責緬愚憂之莫紓兮偉盛
樂而可則遙寓拜以獻箴兮矢交礪之無斁

送朱生歸南太學序

君子于天下之事貴乎利之而義者不貴乎利

之而利者今夫士之進士以貴也士之以貴進
也皆利也然而所爲利有說先王敦化迪衆之
義將比斯世于學焉勢不得已而賓其賢者能
者關之太學時又下衰又不得已而晁卜之說
行于是貴入者與賢能賓者參而先王之法變
雖然國用足而士之偃蹇不偶者亦得循途以
奮而爲明師詳訓約樂士之淫心而澤于道也
則是委曲以佐之其於敦化迪衆之義固無變
也雖然待貴而士而士且日就輕矣其所爲士

不在貲也。因乃益脩飭焉。澄體裕用。俾無負天
下賢能稱假利以始。脩義以終。故曰利者義之
和也。不然而上姑曰吾利吾國已耳。教吾畧焉。
士姑曰吾利吾身已耳。學吾畧焉。支闢榮進之
徑。習競侈靡之風。歸以誇于鄉父老。以影響于
司土。出以取償于民。而太學為上下之市。嗟夫
是非利之罪也。終于利者之罪也。朱生吾品之
士。哀然者也。其父敬竹君以義稱。東南不愛。敝
腹產延耆儒名俊。將教朱生于義。朱生亦將以

義顯者也。雖然其偃蹇不偶甚矣。戊申春始應
詔輸邊儲補國子。返南太學卒業焉。朱生毋有
揚揚然快意于茲途歟。抑毋有翕翕訛訛而
不釋然于茲途歟。夫過以視之而不學。與輕于
視之而不學。均自棄也。均則終于利耳。吾固幸
生進之有階。而竊懼其以利終也。朱生勉乎行
哉。建業留都首化之地。其山川勝游風物。續郁
皆足以豁抱廣識。六館從游者多四方英奇卓
犖。而太學師又一時選也。日相與磨策軌效焉。

以進于先王之義。率此而貢之宗伯。論之太宰。熙駿烈。播風猷。皆茲道也。卒不幸而徇此得官。傳曰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夫利國之謂義。與利民之謂義。生也。其以義始。終之哉。夫使一時飾藻服。經號稱。科甲之雋。而卒敗官常。棄而去之。天下將視爲倮蠹。爲虬螟。其于生鄉。何如耶。昔孔子作春秋。與其彼而來者。而深罪其此而去者。使朱生此而去也。毋迺彼而來也。

送張懋玉之騰衝經歷序

騰衝漢越。睽地距京師萬二千里。而遙過則緬甸。凶南夷。蓋極境也。吾聞之吏斯土者。必歷寒暑。得達始自湖廣。登陸行貴竹。清平萬山中。菁砦蒙翳。恒雨濕。不見天。又多螺。風嵐霧之侵蝕。木谷山君之嘯。沒行者。則相與攀倦。縮悔以爲樂土。盡矣。稍稍抵大理。金齒境。則險者忽就平。晦者忽就顯。諸珍異瑰奇之物。畢萃。豁然如復吾樂土之觀。而忘其攀倦縮悔也。又稍稍盡大

理金齒道復如貴竹而春夏敲蒸瘴特甚稀馬
跡鳶阻站而盡飲川則又相與攀倦縮悔意不
可更得樂十迨至乎騰衝而又豁然後蓋珍異
瑰奇之藪眎二郡過之風氣即中州弗異也夫
其地善否錯列相間造化之氣與吾王化之廣
達乎萬二千里而卒不可窮詎曰遠哉吾中表
姪張君懋玉少膺貢補國子滿待次久之今年
夏五月由吏部選人高等授經歷叅騰衝衛軍
事與懋玉好者多以遠為憂懋玉則欣然待也

昔者孔子欲居九夷夫九夷固不足辱孔子然
造化之氣無間也孔子蓋將寄以施吾化焉耳
今夫僂駟峨昌之種亦耕而火耨輕生而傲其
上此舊習固然言忠信行篤敬則猶足以行之
而况漸漬王化回面向內士彬彬習禮樂民沃
而敦朴近于道者耶懋玉等孔子者也越險瘠
之限而得樂土非以為懋玉也將使懋玉體王
者不可窮之化而以惠茲土也懋玉之所欣然
得也非以自為也亦意不能取膺仕羈朝著而

幸茲土之足以見懋玉也言忠信不篤敬蠻貊
之邦行之懋玉勉乎哉其盍時劑量風宜參酌
體勢經其大而緯其詳所佐共事軍帥世守也
毋噉赫以歛怨毋脂韋以納侮抑吾徵于傳曰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取古所便循跡規畫之毋
輕于量彼十毋過于信已才毋謂滯于荒服而
不振毋恃難知而自恣毋沮不知而目弁凡敷
者于懋玉非不足也顧吾與懋玉親而重言之
亦願懋玉重行之彼夫以遠憂以樂十慶謂非

親懋玉不可謂得親懋玉之道不可也吾則何
敢

送同年毛君之江陰令序

漢史贊何武爲政無赫赫名去後人多思之予
少則喜誦讀此語迨舉進士需次久不能推擇
爲吏屬者江陰令闕天官卿言於

上以毛君補君子友也猶予往也請先此語而
繼以江陰之事告江陰常屬南省隸郡十餘常
爲大常隸邑六江陰爲大編戶至四百里奇舊

以饒富甲東南沃腴之產騰連而鱗比市廛遊
遨百戲詭偉臚列其薦紳先生封厚而氣甚張
鄉多武斷恣侈罔忌其小民器訟而好非其上
以故今者江陰爲甚難夫予所聞故江陰耳予
所見則否珍腴之產索然而磽矣廛市鮮重物
亦鮮重購士恂恂守禮法斂跡敦素富者曰吾
竭產以供賦吾且不足而敢侈貧者曰吾竭力
以供役吾且懼譴譴而敢嚚訟而非其上蓋其
爲俗也日以善而其爲民也日益以窮嗟乎此

非故所聞江陰也夫使令務赫赫名夫使以赫
赫名施之疲敝馴習之士其爲令得矣其爲江
陰何哉今天發奸摘伏鋤梗抑顯絜已以揚貪
敏幹以揚緩之道也取名最深然而于民淺也
煦煦焉吾父母其赤子而乳哺之師保其愚穉
而啓導之若剥膚癢體而恐後辨于一介而無
廉迹折于片言而無敏功之道也取名最淺然
而于民深也既深于民名之寃庸淺哉何武所
以去後之思著于史而予喜誦讀之也當漢時

趙蓋韓楊之徒皆以強力稱天下翕然知有所謂四循吏若不知有武者迨其卒四子皆以強力得罪而武始顯乃知君子之政固在此而不在于彼也毛君與予同著將過期月予無能為役每見其質直洞底裏不為激烈高亢而界限截然沉静詳密粥粥若寡技者因以窺其際不為趙蓋諸公而為何武無疑也寅長胡君合左右曹設祖道謂予吳人鄰江陰能悉江陰事而予不文敬述以語且曰子勉哉三年後有以縣令

高第入拜臺諫者去思之記過于贊何武傳必子也夫

趙衰贊

晉文公為三軍擇帥以謀于趙衰衰曰郤穀可悅禮樂而敦詩書于是使郤穀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寔匪匹擇帥以將誰能命之衰汲汲焉晉其素疎後之郤穀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處其五泯于較勢專

于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夫自宣孟而下
幾犯矣其間厄于靈族于屠遺燼忽然迄至燭
也衰實貽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而郤
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
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
竊謂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
穀毋論鮑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既嘉成季之
賢而悲後之嗣者寡也追為

贊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人是友

既匡亡人以返晉轅曰子餘勛大夫于原惟楚
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詢仕之曰有郤穀
能寔勝子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
乃衰尚則晉往遑恤其它彼則與郤長為夾輔
誰其敗者交軋以惡六卿為三三卿為國雖則
有國覆茲先德赫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
敢告丞公

任安贊

漢史驃騎將軍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

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王子曰賢哉乎
安也夫猶有古俠士馮讎虞卿之風焉當大將
軍盛時士卒自縶絀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
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
以貧事家監得養惡嚙馬非必有國士之遇也
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于安
何德灰令鳥散而安如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
矣語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
望過安驃騎亦難也雖然丈夫生世當委質事

天子弗遇已耳乃事天子左右爲大將軍私人
安豈亦習戰國遊客之遺不蚤自樹耶天使驃
騎不得而來之孰若使大將軍不得而有之也
吾旣重安而又惜安爲

贊曰矯矯任生疆有力氣所固者名不屈者勢
大將軍門流馬脂車衆趨以前我恬自如脂車
流馬轉之驃騎衆舍而趨我無易意灌好魏其
武安孽之驃騎賢哉澹若不知長霄廣漠鸞鳳
容與旣遠羅網孰斂其羽嗟哉任生亦昧幾只

鳳洲筆記卷之三
受太子節卒以誅死

王子積杞憂成疾臥讀史至趙衰任安事不覺惕然悲動時感也為作二贊

鳳洲筆記卷之三

鳳洲筆記卷之四

海虞文臺黃炎中校

文二

天寧寺佛塔放光記

予宿天寧寺之五日寺僧為予言塔佛光云塔故隋建以藏舍利者不知何聖比丘每歲絕頂光或一見或至再三見予姑領之未信也是夕大風雨起塔鈴相和應如一部樂予方倚酒聽頃之鈴忽止有聲若蛩鼓翼然寺僧喧謂予曰

舍利光是矣予急推几出仰顧塔杪類星稍大
又疑燈則微小熠燿不定色青紫迺無焰踰兩
時息寺僧焚香皈禮稱寶號云明日以語於衆
或謂塔躬距今又多伏魅魍作怪現不然何必
假晦夕此理固有之寺僧證曰否吾歲見為恒
今夫石之函玉川之蘊珠或能使虹象屬天而
况人身之精氣逆歛而成舍利效入水火木石
而不能為光耶非也夫舍利佛教耳苦行積力
歷千百年至不得闕過之世有不為佛者功固
何如哉雖然佛以空寂為本旨萬形皆幻千百
年而不能亡舍利光又何也雖謂之幻且哉

游白雲觀記

記佛光之明日偶憇寺山門數童聚謹曰我往
見鍾丫髻云予驚問鍾丫髻何人作何狀曰鍾
道者百十四歲尚丫髻故以名丁未冬
上親賜見命居白雲觀觀距寺不二里予遂振
策出寺稍拆西北行抵觀觀已頽蕪入門歷二
殿最後殿稍整潔奉立長春者鍾寓焉見之癯

然一翁也步履健聽甚聰應對若響霜髯被頷
時一二復作黑川之但云大可憐活少許壽世
所誦採取太謬至并舉尤弗易得史叩所以壽
曰澹嗜欲薄滋味適意忍辱耳無他技予頗嘉
其言簡邁可循類有得者坐少時歸寺僧曰
髻僅六十餘百十四者妄蓋上奉道猶豎輩共
招致為幻惑然歟否哉

太倉州志序

太倉屬吳郡濱海故無專置元當漕孔道國初

因而設衛

孝宗朝采撫臣議建州割常熟崑山嘉定三之
一前後代守阜養風勵遂以雄城稱薦紳先生
彬彬視他郡過之先纂州志者七多好為簡質
未稱嘉靖中餘姚周公士佐由進士來為守喻
年湘江周公鳳岐由秋官郎來貳守事奏政饒
暇則相與按部考跡而問志焉曰嗟乎予司土
之責哉夫使志不稱州峻城廣疆罔以表鉅麗
官師俊義罔以紀往而察來夫責任予予則何

敢讓焉於是禮聘呂直張先生寅暨文學陸子之箕之表輩朝夕從事若干月而志成惠之劄劄授簡監察御史上某使片之某州人也於志無能為後雖然竊有識焉昔者孔子經春秋左氏傳證夫斯時短髮文肌之俗猶未比中土也而罔或遺之蓋紀太虞季札之行秩如也况於今被禮樂漬化教州甲郡甲天下可弗備志哉夫國眎州固少間其提封隍洫不改辟也守眎候固少間其天子設以嘉惠黜首均也二守

能體茲意為吾州延耆碩勒此偉典永永無失語云前者勅後者則夫自今逝之吏茲州者曰核哉吾得所稽勉而為良以無負志繼進稱士者曰嚴哉吾得所循勉而為良企鄉先生之社以無愧志其惟二守之盛心亦惟張先生輩之功志十卷首尾置沿革卒以遺文凡二十五則文百餘萬言或疑過詳夫詳志體也司國史者有春秋之筆將取節斯志焉

丁戌雜編小叙

昔人有判牒稱督郵者不解以請怒罵曰若亦知參軍耶是已且若不讀書安用請衆非咲之不止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於今也古則何有我以古而誚人人亦以今而誚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犧尊獸壘窵諧奧音文書深巧天下之瑰珍器也以烹以盛則不若敝缶瓦缶之便何者適於用也由古道無變今俗然則通今之士可少哉予自舞象之歲慨然有意用世家故列戟齒薦紳然僻伏濱海藝文凋落見

鄉里父老便揖拜詢故事多朴農茫無所答愧之稍長取薦往來南北都會將五六漸以益習時時從廣座聆客議或收拾斷爛即報家乘編次之蓋兩歲間積爲八卷通四冊名曰丁戊雜編其間或有一時臆聽不知觸抵諱忌且未敢出而藏之汝南生曰予觀刺舌者論尊皇風經時軌宗分條創便便臆核非滑稽謾雄者綽有典度矣嗟嗟予惡敢當汝南生稱哉世之道理性者天縱地維之探指談經濟者皇軒姚姒之

憲述紹史柄者金匱石室之紬繹予小子道聽
而塗說之掇先獻之棄遺而質之誠藝海之涓
流辭林之弱軀也敝釜瓦缶期適於用抑如用
何哉寸陰是惜博奕猶賢天下有非嘯判牒者
吾知免夫將使判牒者非咲我則罔敢辭

戲作項羽與漢王戰書

西楚霸王項籍謹使軍正司馬致書漢王劉季
之下執事季昔者從耕盜起豐沛間無所屬兵
微迫於秦走見我武信君武信君予卒械備備

楚名掠也詩入荆既入受子嬰降即閉關絕東

諸侯迫茲特義帝固約之未有命也夫為人臣
者如是耶籍即念季功俾勿轟且使世蜀漢之
士為季悲宏矣屠天之不吊楚義帝殂於盜以
為衛侍之不處籍無所逃罪季出蜀而窺秦帝
尚鮮故也季何為耶天下洶洶苦秦暴久籍委
命倡率五霸公子而起之俾復宗社黎庶
南面焉季又劫我所恩而讎我夷黎庶墟宗社
使不得一日寧宇睢水之役血河傾屍界者盡

楚人抑漢人耶季在滎陽特亞父勸我急攻故
 緩之得獨車跳又使紀信挾詐降我受弗逆是
 藉不忍紆困季也太公之獲於軍者兩歲矣籍
 質禮禮少飭奉御無缺季縱不念及籍獨何心
 太公曰仗啼望季迎俎上之設以動季也季漠
 漠爾且戲言激意籍死太公復讐言愚下耳太
 公季父也不足以辱一介之命籍又無所犯而
 歸之季為我約曰鴻溝以西者漢東者楚籍免
 膏察弓而祝曰有如曰季幸德我兩國疆場之

吏少息肩哉盟血在齒誓帛未授篋而漢師復
 東襲我嚮敷我背約此為背約者籍耶季耶上
 有天下有地左右前後兩軍耳目之籍敢悉敝
 麋之賦申軍禮與執事之貳廣周旋睢鑒不遠
 申以俟命

愚居常謂漢楚特寬猛之間其名義亦不相
 遠凡漢所以罪楚者俱不足服其心世多泥
 成敗耳病中戲作此書政恐得罪史筆也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予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
李子之為詩劇刻性致究極幻變担材博而命
旨玄即世所稱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也人或
才之者曰李子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
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
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至且疑曰夫新喻難
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怪竒而
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為必有
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

施之于舉步今夫都市聽決之所耳聆訟目閱
牘而手疏記其去丘壑何遠也眊眊焉朝發其
憇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改之狗吾所好而他
不易其去吏道何踈也夫新喻難李子哉予應
曰否否子且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
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耳三
百篇詩之大宗也蓋豳風七月之章其著于民
事何切也今夫變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虫
草木撝取驗焉以厚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

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軌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為詩其自為詩而已乎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于詩也新喻其能難之或曰李子不難新喻將無太易新喻乎哉予應曰否否夫子也嘗竊跡李子之治詩矣淫思殫精研折毫茫之際而後發即不愜數易不止也茲意也可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賦詩也其不以易心賦政明矣李子故

不當任耳于是衆知新喻無病李子李子詩無

病新喻予將處李子

難易之

而進之曰新喻

明臨江郡地按志君子善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徇分蓋猶有豳民之風焉今去志所勅迨千百年齒蕃以豐得無有漓朴滋妖孽牙其間者乎本周公勸勵之微意而加鼓舞焉畧去操切鈎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渠渠哉新喻豳也則又進之曰李子母疑于詩將使李子政成而詩鬱山川之靈致采民物之麗衍標茲

方之藝文太師采之庶幾嗣儷七月哉于是李
子行予序以別

贈陳先生書

嘉靖戊申冬十月陳先生子兼為按察僉事
督川學政於是與子兼友善者太倉人土
世貞作書貽之曰

明天子及相君思以惠晉蜀學者為蜀得大夫
甚善大夫少以文鳴郡國中未有試也今為大
夫得蜀操一方藝苑之柄亦甚善雖然世貞竊

有告焉貞也嘗讀史覩蜀事秦李冰首教墾植
逐去妖害逮漢興文翁始漸以禮移化之蜀自
是質文彬彬與中國抗宋初後進嚮道稀少張
詠為郡修紀文翁之蹟自是又有任李輩出也
夫此守耳其民社役賦獄訟軍興調兵食百用
鱗比且不以為恤而致重于士教如此哉故文
翁張詠名與李冰並而功過之

明天子惇化飾象徧郡邑置學宮樹之師餼其
俊而賓其尤未已也更遣憲臣督理鼓舞焉專

勅徑行事得校黜陟師生毋以民社獄訟役賦
軍興調兵食煩勞之至專且悉也今夫蠶叢魚
鳧村僻寡陋之俗固革而雍容埒漢宋固多好
義用脩之士然未見大踰過之也專則易舉雜
則難徧夫雜未見難徧而專未見易舉也其無
惡覲尸位耶大夫盍亦思所以惠進蜀學者以
答我

明天子及相君至意貞也聞之矣直而溫寬而
栗體也士所群視而趨者憲片吾稍以其士而

姑息之衆且玩易不自勵至冒競無耻之流因
有所挾而蠹其隙稍更振束縛以法又叢謗怨
且非待士恒執也近又有傲誕肆意者輕所閱
曰吾將盡黜之其與于旌賞無幾此又非也伯
樂善相馬者也郡有千里馬則取千里馬不能
以千里馬而數百里或不能數百里則取數百
里馬矣不能以數百里馬而百里或不能百里
則取百里馬矣故士不可執一衡萬也因萬而
衡之如相馬可也吾爲諸生時諸生中即有青

衿冠衣而貌儒者行齷齪市井類也不可不黜
又不可忽易黜也大夫固明慎勢豈得一一熟
之或他有所托假而後得一時之聞槩終身之
禁錮此非爲大夫處厚策也蜀故多異人嚴君
平輩混跡傭卜卒難物色之至有砥節脩行表
于閭黨而未顯者精訪加敬敬之所以風厲繼
進也大夫吾友而賢不止以文翁張詠望其幸
毋忽焉某皇恐主臣

戚武禱杙

太史公旣傳淮陰侯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
不伐已功可與伊周比隆嗚呼至哉言也漢法
酌金恐取人鷄或至失侯而蕭曹絳灌之裔許
史金張之屬又多不克循矩宜其易世之後寥
寥亡繼也曲逆自謂多陰謀道家所忌傷其後
之不长又人冤博陸之赤宗而不究淳于之投
藥彼實取之誰謂漢少恩哉明興百六十七年
來其以奸權敗者可歷數也中山黔寧東平定
興豈無駿勛豈不懿親貂綿蟬聯帶礪河山猗

歟休哉豈所以將之有道耶

上仁聖多錄元功後反其本而所任如郭氏雖極段借之後不憚割也信哉當感畏思報矣

闍寺小紀叙

明逸史曰古寺人職祇以司啓鑰供掃除雜稱大有道聖明之世孰能無之能不使與政若無已耳其大質毀失人道踈絕罔後藉顧是以肆毒婪躁遇觸必發夫不見蝮虺之不嚙人而施諸木乎抑於君至近暱侍撫惜小忠足結也跪

伏奔迎小敬足憐也恢給俚淺小辨足聽也雖欲踈之勢向親雖欲賤之勢易貴嗚呼難勝哉漢亡在十常侍足辨其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極矣名猶知少讓也唐季魚李程仇之輩職或中尉樞密觀軍容秩至司徒中書令嬰孺人主奴隸將相悲夫宋之初肇靳與留節迨其浸也太師真王故知宦官之柄與君道角盛衰天下媒治忍者也明興高皇帝攬前轍之蹟而振之定二十四監秩極

視下大夫不得聞外政出不得分公孤之庭
太宗朝從起靖難稍稍效兵間又後又擇俊姣
而少者俾儒臣教之漸從侍樞莞蔓以日張振
孽比狩吉祥作逆汪直凌左班生死廢置之至
於瑾而極矣

明逸史曰然耶於作備有遺憾焉不能委天下
於天下而曰吾私人也私人必無負私人曰吾
私君也其行益奚忌其包藏益深不可測今夫
司禮閣輔也內官冢宰也御馬司馬也御用司

空也總營務備畱守則先公侯填守巨藩並撫
帥行事而加重焉蟒玉珍珥螳列而不異其或
騎禁中即勛輔之首

天子體貌於素者列署必讓處則如鼠出則類
虎黔首哀蹙有司誰何夫使獺哺魚鷓衛雀爲
利魚雀哉

主上少遜興邸目習其非既即位用群臣乎敬
等議去最甚者事別裁抑英明之量

上繼

高皇帝心哉獷豕之牙未若重牛之措蚤見而
豫其在茲乎愚也撥里老之習聞得如干人次
其行分上下篇

名卿績紀叙

夫士被簪筆雍容理朝華賁化象職也乃使之
握符制閫舉宗社寄騎則調弓而先帷則執檄
而草難矣哉愚也竊嘗聞於詩曰文武吉甫萬
邦為憲蓋兼之矣

高皇帝混謚寓宇雖間錄一二儒者劉誠意輩

侍左右規調兵食至攻討之任專寄弁帥其勢
甚重幾不反仁宣來漸以都御史或侍郎分守
職撫安民伍督察奸弊軍興得與弁帥參總督
權更大生殺爵黜人軍不常置事妥即已成化
間採陶魯請於兩廣設總府專治後虜大入殺
掠吏民詔陝西三邊設總府後又於宣大偏保
設總府迄今天下稱三大總府云

逸史氏曰悲夫邇者匈奴跳梁犯西北鄙無寧
歲也西北之氓壯老委首領匈奴不敢以分朝

夕也

主上勞思焦慮赫焉假文帥禦之然欲烈烈如
吉甫蓋眇也樊子束手待虜飽不敢擊既出塞
取被掠跳者僂馘徼功賞幸不誅免之旋以他
事用翟鵬奏徹兵建下獄死其若或不勝慄銳
喜進之念欲建無前之大舉未覩要害指授兵
未出而兩鎡領矣悲夫豈勢峭之不易將搜剔
之尚遺或中制之多豫抑材具之有限遠謝周
憲近愆先猷已矣已矣馮唐撫髀之對誰則嗣

哉愚也僭取劉誠意而下諸君子志之之而人
也誠與才合謀以忠運斯為駿猷不愧國器尚
矣然而且寡矣馬或奔蹏而千里非不知奔蹏
之為累而千里之為重故也乃復採李善長而
下志之媿惡難借功行睽途觀者得其巨乎瑣
可畧也名曰先卿紀績上下通二篇

伯顏子中傳贊

伯顏子中西域人祖父為元官江西家焉子中
少學成五舉鄉薦不第授西湖書院山長遷建

寧路教授子中固以文起平而好好談兵深沉
有大畧而會江西盜起行省承制授子中都事
治贛州陳友諒已陷贛子中倉卒募兵復城不
克間道走福建行省辟為員外郎子中出奇計
復建昌浮海獻捷 上遷行省郎中累遷吏部
侍郎使廣西比至 明兵下且久子中跳墮馬
折一足不死致軍將軍廖永忠義釋之子中乃
變姓名遊行江湖間且二十年妻子先已錄京
師沒掖庭矣慷慨不復顧曰吾元臣死元固分

况妻子哉出以醜自隨曰此所以志也

明皇帝之十二年詔天下舉故勝國耆碩而布
政使沈玄以子中應使者至子中恨喑泣曰嗟
乎晚矣為文祭祖父師友歌七章仰藥死王子
云夫此於廬陵信公何異哉其間關險阻百蹟
愈振可則也天下盡屬明分已定又子中固朝
暮可死不成死也詔至迺從容就服亦善處死
矣或謂廬陵殉宋當子中殉元則少間然此又
舛也夫桀紂庸非若耶既委質何以言焉吾於

斯時也舍斯人奚師也追爲

贊曰元虐用人絕於上下天假暴虜泊此中土
豈之大帥擁強首鼠亦有貞士膏領齊斧矯矯
伯顏大節罔愆隱於黃冠毀形質全此眺龍沙
王圖銷遭南望吳虛大明中天

帝曰起之臣則死之苟觀厥是焉恤故非彼胡
之躁淫迺有碩德胡弗庸蚤寔喪其魄

葉希賢傳贊

葉希賢松陽人繇賢良舉異等授監察御史事

建文主有直稱壬午

文皇帝下京師兵亂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
位哭而希賢實不死陰從建文主出走變姓名
削髮為僧何至蜀重慶建刹松栢灘朝夕誦
經呪不絕或聽之乃易乾卦也而又時放舟中
流歌楚辭畢大哭乃歸又有補鍋匹者不知何
姓氏毀形爲人傭工往來隆安里竟狎狂以終
人蓋言亦御史希賢同出云

逸史氏曰偉哉諸賢乎爲建文君死也然所仇

猶從義焉

高帝且食之人臣稱委質故主回面而改嚮非忠也激忿而殉以明節也義衛志智衛身托方外之弃跡下可見故主無辱先人若葉生輩者足矣

贊曰壬午之載帝蹶於藩神龍潛菹戰血在原先死則方秉誼何敦後生者君藏哲何淵猗歟
二臣各徇所安不見比干為奴則難

鳳洲筆記卷之四

書